宋史翼

宋史翼卷二

誥授榮祿大夫二品頂戴前分巡廣東南韶連兵備道調補高廉道福建鹽運使司鹽法道加三級臣陸心源輯

列傳第二

林積　蘇耆　蔡承禧

鄭亶　姚勔

林積字公濟福建尤溪人慶歷六年登進士乙科補循州判官嘗覆訊强盜獄多平反忤提刑意提刑初欲薦積因是已之積笑曰失一薦而活五十八人何憾焉尋知吉州安福縣安福爲江西劇邑折訟日數百紙無留獄邑子弟少向學爲建學聚徒親爲訓督

用是有登第者道士張嗣宗自龍虎山來稱漢師君三十三代孫持銅印出符籙其文曰陽平治都功印所至風從積忿然曰東漢張陵作符書惑百姓號爲米賊陵僞之衡衡傳之魯漢衰不能討故魯據漢川垂三十年然後委質曹操操斬衡於陽平關所謂陽平治都功印乃賊物耳以爲能與吾民卻禍而邀福不亦妄乎況今有道之世豈容妖賊苗裔公肆誕罔以害吾治遂奏於朝力請毀印廢恩例貴臣或爲嗣宗地莫能奪徙知眞州六合縣開陂塘三十六以興蓄洩灌溉之利轉太常博士赴闕王安石方以知制

詰召遇於道揖之曰公非六合博士耶誌君之能久矣請見於私舍積卒不往改屯田員外郎繼改都官員外郎賜五品服久之二親懷歸積曰仕爲吾親耳親不樂焉用仕乞監邵武軍稅以便養得請監司惜其才令權知建州建陽縣未幾丁毋憂積跣足冒霜雪負土爲墳廬其側方卜葬有雀三足翔於前得赤蛇穴中葬前一日大雨如注積哀籲遂霽既封雨復作郡守表於朝詔賜粟帛且旌其孝服除累遷提舉廣南東西路銀銅坑冶市舶民以銀銅入官官負其直以故廢業積出在官滯貨償之坑冶課利復集歷

知齊州泗州以課最召見除江西轉運判官徙廣南東路提點刑獄疏言二廣士人多貧職田厚薄不一欲俸賜均等以養其廉久之以覃恩授朝議大夫知福州兼本路兵馬鈐轄加中散大夫將赴闕道除淮南轉運使淮南漕輓重以諸路歲歉財乏則貸於發運常平二司故所欠至百餘萬積至督促倚辦率用中制百廢俱舉元祐六年六月卒於官年七十有一積性廉謹不苟取少時入京師宿蔡州旅邸有遺錦囊貯簡者啟視之則北珠數百顆也旦詢主人知前夕巨商宿其室佯語曰商吾故人也脫復至幸囑來

上庠相訪且揭於室曰某年月日劍浦林積假館旣行商人物色至蔡邸見其膀急往訪積積具以告曰可投牒府中當悉以歸商如其言悉還之歷官勤愼事無小大豫爲條目處繁若簡吏無所容其姦自宰六合爲王安石所知及歷郎卿在京師以公事見王安石政府退不復私謁安石雖素器之終以鯁挺故不大用也黄裳演山集

蘇昞字因老父易簡宋史有傳昞以父任累官陝西轉運嘉祐中洛陽大旱百姓飢殍京東轉運司無以爲賑洛陽留守移書求粟二十萬斛昞移文陝府如

數與之仍奏于朝時同官謂陝西沿邊之地屯軍甚多若有餘止可以實邊郡者曰天災流行春秋有恤隣之義生民皆繫于君無內外之別奈何知其垂亡而不以奇贏賑恤耶苟罪餽運必不以此相累嘉祐名臣傳

蔡承禧字景繁江西臨川人嘉祐二年進士累官大理寺丞知虔州雩都縣事無大小皆自詳處胥吏畏縮漢水暴溢幾没城郭爲之具枋簞以濟而溺者獲出遇水艱食又出常平粟以賑而飢者不流監司劾其擅發詔釋不治熙寧七年召對極陳用人立政之

弊擢太子中允監察御史裏行奏劾呂升卿恣橫不法毀父詛母曾䝱皁事惠卿奴僕下之升卿責監酒稅䝱與外任又奏臣累言參知政事呂惠卿姦邪不法威福賞刑天下共憤頃在延和面陳其事以爲不可置之左右尋蒙蔡差監試臣以措置試院若少不經心恐有敗事不暇外慮今考試始畢遂得奏陳臣聞參守之任職於輔弼人主以道揆天下萬事得其理則國家安而賢者進郞爲至道之朝萬事失其序則朝廷危而不肖進郞爲非道之世況朝有作福作威玩法之臣者乎況陛下之超然遠覽高視此理不

待臣言而後明也然臣之區區職在於辨邪正審賢不肖姦臣在朝臣安得燕然朝夕之間而不爲天下言乎臣請陳惠卿姦狀之尤著者臣前論升卿疏中備言惠卿之惡頃杭州監稅劉載作司農丞升卿使京東載嘗簽其役法之不善者而載往京東體量災傷以承例用闕子散飢貧斛㪷自是州縣不奉其法止約百姓卻以不合散闕子罪載自密院檢詳官謫之監稅又司農勾當公事時孝孫孫鼇抃皆指京東役法之不善託以司農員冗減二員勾當公事遂斥孝孫鼇抃後來不久惠卿復增置司農勾當公事員

額當其減員乃惠卿力行私忿及其增也又何謂哉此惠卿之罔上反覆顛倒任意自專也三司雜納庫自祖宗以來創置本無不善惠卿以王白充檢正官其父頤監此庫不樂其職請求惠卿遂以頤知管城畿縣而廢此一庫後來朝廷以雜納無之不可遂再行創置其王頤敗壞管城一邑之事強橫縱恣上所知也夫爲一人而即以官局擅廢更置此惠卿之弄權自恣也訪聞惠卿妻弟方希覺初實未有考第選人囑請湖南察訪章惇辟爲勾當公事是時邵州進士李銳深入溪洞招到蠻酋田元猛章惇意在諂[illegible]

成就希覺恩澤遂以李銳招元猛之功為方希覺之功而轉奉禮郎其李銳幾不霑賞比及銳日夕稱訴懼此事發覺力相蔽護始以銳為一簿尉此惠卿之朋比竊弄國賞也惠卿之舅監簿鄭膺始寄居秀州華亭縣以惠卿之故一路監司如王庭老之輩百皁下之而招弄權勢不復可數至奪鹽亭戶百姓之地以為田而提刑盧秉挫其所為仍發覺惠卿黨人張若濟姦贓公事遂急移秉淮東以張靚充兩浙路轉運靚遂陰求秉罪無有即將秉所行鹽法虧壞欲成其過而大失遞年課額惠卿既喜靚即以妹妻其弟

規此惠卿之朋比專權壞失國家源利也朱温其為大理少卿惠卿之妻弟方希益充詳斷失入死罪乃倚勢妄稱温其指揮以脫己罪又以惠卿之勢遠引同官以為證其斷官李昭遠與惠卿鄉人惠卿與温卿升卿同坐與食以語罵昭遠富貴爵祿盡由我家你卻不證方希益昭遠稱無此不敢虛引自後不復與見日求其過此惠卿欺國蔽親罔檮也朱温其殊無纖過又諷府司錄朱炎令勘入朱温其之罪無得遂更不分首從各罰銅十斤而乃陰除方希益衛替之罪此惠卿侮文罔上壞陛下憲法也太學考試州

教授方遇乃其妻親詞藝平常惠卿不復計其可否即令升卿勢脅李定之輩考爲上等以誤朝廷與之教授此惠卿之自專以崇親黨也朝廷已定之法多所改更不循義理惟循巳之一時喜怒如怒鄧綰即令張琥同提舉臺官又令一司一務敕於外州定奪聞奏之類皆不可以詰計此惠卿之專巳自用不顧朝廷也弟和卿都無善狀纔爲陽曲尉即諷章惇舉爲軍器監丞其舉辭云風力精强所至必治罔上如此又選京官夫軍器監丞既爲要任當亦選其人而乃以小子妄厠其間衆官擘畫有可取者則欺罔以

爲已出至於措置乖方則歸之衆人衆皆畏禍不敢與之較此惠卿之挾邪私親也惠卿丁憂之日於兩浙威使州縣語其親黨言其將爲宰相與知華亭縣張若濟曲相附會脅借民財其數不少以置田畝鄭綰旣言其姦贓朝廷已差官體量則惠卿自是罪人當闔門待罪訪聞乃乞勘御史中丞又自乞令以事屬張諤徐禧此惠卿之强横無上也身爲都檢正受張若濟請求訪聞遂將張若濟枉法重罪論勘斷官吏一切出除止奪三官編管此又惠卿之竊弄威權出入刑名以壞陛下之法也惠卿身爲大臣固當守

公以奉陛下之法其弟諒卿以無考第請監金耀門
不度法之可否威使流內銓供脚色以爲於條可得
即出敕以授旣而王安石點檢遂作諒卿自陳連累
流內銓官吏上簿惠卿安然無愧此又見惠卿之怙
强自恣以私其親也惠卿之父死於懷州條制大卿
監死無依倚者乃得恩澤惠卿令其家陳請異姓越
在法制之外此惠卿之貪於害法也朝廷提倉之官
所繫不輕一路承稟按察與監司無異當用天下有
吏幹之人惠卿不以私故則以私親妻弟方沃庸謬
嘗往河北點檢軍器郡守有陳其不善者此衆所聞

而陛下之所知也乃以爲河北提舉又令沃弟方澤爲江西提舉惠卿曾判司農豈不知江西役法已成別無可更爲其惡江西轉運李之純蘇澥曾陳籍法不便意欲移去卻令妻黨作監司掊摭其罪又如張靚之比欲壞陛下成法以成就其親且方澤仍是違礙選人自條例司薦爲提舉乃一二年此惠卿之欺國家私親黨也曾旼小子能事惠卿之家兵卒孩稚能諂媚惠卿遂薦爲侍從陛下之明以爲不可矣又特薦之令爲常平提舉此又惠卿之不顧義理姑欲以陛下差遣立私恩以快已一日之志也陛下令撰

經義惠卿豈不知其弟升卿之不才不可以當此苟欲其弟貪緣以得美官郎令撰進其文之紕繆不可以言臣有別疏論列此惠卿之欺陛下而以爵祿私其弟也臣既言之而惠卿百端排毀作爲巧言以罔聖聽此又惠卿兄弟不顧義理之至甚也身爲大臣當秉身就義使天下莫得以言既忝雖不軌以致言事者上言而詬誶亡節則必躬攜文字詐爲涕泣懇陳不可謬爲恐懼以欺上聽退則張目大言當拔擢某人當削除某人以威天下此又惠卿言動之間必欺陛下也王韶本與惠卿同年登科不爲惠卿便佞

而夙負學行又以功業爲陛下擢爲執政拜命之日往惠卿之家乃問其挽强幾何射之能否欲以兵卒待之此惠卿之恣縱陵忽同列也惠卿作兩浙水利攻郟亶之法僞爲温卿之名投進又作造簿手實之法爲和卿之名投進不度天下之可否姑欲以此欺陛下而進其子弟此惠卿之姦邪欺蔽也頃者沈括自兩浙察訪回其所措置少異其說則惠卿沮難誣毀力欲黜除賴陛下之聖明辨直而今括又爲兩浙察訪恐發其在兩浙姦贓之狀遂嚴爲飲食之會曲加煦煦以絡其歡心括所嗤笑士人莫不知之此惠

卿之姦邪蠹賢也惡卿之所爲有滔天之惡而無抑畏之心發口則欺君執筆則玩法悉心則立黨結朋移步則肆姦作僞朝廷之善事使其朋類揚以爲已出不善則使其黨與言爲上意如章惇李定徐禧之徒皆爲朋黨曾旼劉涇葉唐懿周常徐伸之徒又爲奔走至有避權畏義之士則指爲庸爲鄙盡忠去邪之人則以爲害人害物貪利希附之者則爲賢爲善更相推譽彼可侍從彼可監司庸鄙便佞緣此以進欲進之則虛增其善欲退之則妄加其惡曰上與吉甫論某事吉甫告上以某事上起身以聽吉甫之某

言吉甫惠卿字也至於陛下之前傷爲恐畏卑懼如不自勝間或肆詭辨以伺陛下之心或爲小亮以取陛下之信退而踸踔奮厲有輕聖德之語又姦惡之大者也臣聞堯舜之明大矣至於未察四凶之象恭靜言則不害其使之居位及知滔天庸違則不害其流放竄殛伏惟陛下睿聰一賜勇斷二百六十九章言廷評前後數十神宗悟詔惠卿同徵所與屈撓典刑守本官知陳州罷免其弟和卿溫卿妻弟方澤妹婿郭附及其黨徐禧尹政等數十人蘇魏公集參長編承禧數言事人皆爲之危上獨稱其忠八年賜緋衣銀魚詔曰

聊以旌卿讜直耳十二一百七 九年鄧潤甫上章乞參用舊人文乞除二府又乞用恬默持重之人承禧奏言臣與潤甫同爲陛下耳目之臣固不當論其非是然事繫國體臣居言責不敢私顧形迹不以悉陳臣伏覩陛下卽政以來歲時已久思除歷世之弊務振非常之功作興人材繩督吏職無論於舊不間於新取材則小臣皆得以面陳去害則大臣不可以幸貸有善不嫌於亟進有惡不恡於遠降故理財治農之方求之近古而未有養士訓兵之法蠹於百年而一新然其與事之初尚多徇俗之士自不孚于正道顧習

動以浮言或矜是而卒非或本同而末異以持循爲適治以拱默爲安常陳事則是於古而忘於今語治則喪其精而守其稗以匪懈夙夜爲希旨以不顧毀譽爲躁求羣謗萬端而無窮聖慮一志而不惑爭之積日而纔定勤以累年而粗成今若以傚上從康爲可賢以違道干譽爲當進非惟交戾於政體恐遂漸變於時風求舊之言雖云有據書曰人惟求舊又曰圖任舊人乃盤庚一時之誠言非先王政治之本意今潤甫不根於實不考其由不論其人之是非不言其器之適否槪以新舊爲說必分先後以肅是則堯

之共鯀久任而元凱不復進登漢之絳灌常用而終賈固宜削逐唐太宗必專用敬宗義府而王珪馬周宜畢世屏除唐明皇必祗尊姜皎王琚而宋璟姚崇可終身冗廢建言若此其意謂何臣又聞惟人君然後專馭臣之權爲冢宰然後總詔王之義非所宜言者寘法越俎代庖者有誅御史肅臣工而執法者也天子曰辟而勿辟天子曰宥而勿宥諫官正人主而補闕者也故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天下今淵甫職在諫司乞除政府殆不知其所職亦何足以循官二府固聖慮之所關大臣非近列之宜薦以臣

度其所謂可以見其厥心第祗拜其一員亦足收爲私惠考其志向足見傾邪臣又聞古之善治天下者必曰與能次曰舉逸民修廢官逸民者朝廷之偶遺而非自以異世離俗也不聞曰與佸古之盛世詢事考言又曰知言以知人而不曰考其緘默議論若此疎鄙可知蓋賢者必知命而不疑能者必知時而自竭知命則或顯或隱而非繫于一曲知時則有用有舍而豈蔽于一隅王陵具體之戇不若陳平之一奇周勃沒齒厚重不若張良之一策是則有才能者未必恬默持重恬默持重者未必實有才能若信其言

質害于政且今抹敵理劇撫勞尤須勤事之人豈容玩世之士彼恬矣默矣何補於天下之士而又逐逐以爵祿予之乎臣觀潤甫秉筆粗嫻辭章持論本無體理庸回當路而初無一言黜逐已行而慄有後憂謬爲塞責之言深懷濟惡之計訪聞其言曰呂惠卿之貶已去不仁又曰練亨甫之黜尚爲未善此乃陽爲詆斥而陰幸報復內荏姦諂而外示剛方所謂假直以售邪託眞而賈僞加以罷軟畏懦束之高閣而有餘觀望憸壬投諸四裔而爲晚其潤甫見任典誥司諫一職若以公議不合冒居臣輒輕言望賜宸斷

及潤甫還中丞承禧三奏乞免臺職詔不許二百七十八
熙河路果莊爲寇遣内侍省押班李憲往秦鳳熙河
措置邊事承禧與中丞鄧潤甫御史周尹彭汝礪合
詞言自古未有以兵寄閹人而不亂者承禧又言竊
惟陛下通知古今明曉治體非不知中人之出爲害
政中人柄兵不可訓後世而必欲使之者非以其便
敏能適於指令歟非以其捷給能有以應對歟非以
在熙河嘗經行伍之間乎此聖意孜孜果於用之欲
以救生民一時之患而至於忘其可患之遠者臣固
以仰伏陛下垂意於一世之功矣然而便敏似才捷

給似智又曾經行伍必以爲有功臣請言便敏之害政者夫中人之出務於集事而不度事之淺深一槩以束下爲能旣居兩路經略使之間則必以陛下之威使兩路經略使不敢議其可否縱事有未便則無敢言者矣無敢言者則雖有害於邊防陛下無由而聞矣臣請言捷給之害於事者陛下深居法宮之中羣臣進見以時而憲曰侍左右羣臣曰疏而憲曰親親莫如憲曰侍左右莫如憲其爲謀固已易於信從而又嘗歷熙河其性慧巧必能有以投陛下之意其所言於邊邦有害則陛下雖聖明能悉知之乎憲之

處熙河謂之有功也豈憲之獨能然哉上有大帥下有偏裨熙河軍吏以陛下俾親信之出也有功必推憲其無功敢議憲以聞上乎故憲能累積以至此豈憲之必能然哉然而以陛下之明聖必有以昭亮而未肯遽易者豈非出此乎臣有一言望陛下少垂淸光以思之復之熟之陛下今命諸路之帥都副總管以爲可以任邊矣今差將官正副七十餘人以爲可以將領矣至於小郡列堡而以材武名者不可勝數小有事宜豈無一人可任者至於中人爲專帥而臨制兩路雖曰計議又帶措置之名四夷聞之豈不輕

視乎況今秦鳳熙河之彫敝常奉自巳難給而又以
一二千指揮之兵以食之果莊者如聞者巳逋去臣
恐憲慮無功又別生邊事以邀覬伏望聖慮特回德
音以慰安中外天下幸甚凡今得侍左右皆有以將
順而臣獨仰拂宸旨豈臣心之所欲哉惟陛下思之
二百七十九　承禧累乞罷臺職十五年爲集賢校理提點
開封府縣界公事嘗言陛下之盛德以臣之至愚不
能形容然於文明而剛大勇智而仁厚臣庶幾或畧
望清光焉臣伏思陛下以欽承七廟之靈奉養二宮
之懽而又繼之以一日萬幾之勞而思索被於天下

四方之事勤可謂至矣而治猶若不充於聖心者何也今之患在乎百職之不自任其職而已中書以進人選才之方誘於陛下密院以用兵擇帥之事誘於陛下事事皆出於聖意若有未合於輿議則曰旨出於宸衷如是則天下自古迄今何須輔佐乎凡今之事略可言矣大臣皆不自任其責蓋以天下之人才一進於左右天下之廣士人之衆皆出於頃刻一言觀帝堯之聖孔子之智或失之四凶或失於子羽彼皆積歲於左右者猶失之而今也以片言之間而求之陛下雖至聖矣臣之愚竊疑乎其未至盡也故六

臣不自任其責萬一或自容其私則天下亦不得而見矣何則陛下之斷素出於中也故百職之吏亦相習以成風有操兩可之論以倚決於上者有摭細故以塞重責者此又安得而悉見乎積此而往非所以致大治也古之用兵而任將者覆軍凶師者固有之矣至於用之久則名將出焉蓋始任之則有不逮者及其久則人才自然而出矣臣欲乞今後進人登對者必令進曰可以當某用可為某官某職其不當也或時論議之臣以論之集之多則以為大臣進退則才器職業無該上之非而臣下亦不敢不盡其心矣

又言臣竊以陛下執長策以馭天下而所當精擇在相與將二者而已相臣主於用材將臣主於用兵百職不得其治則屬於用材之相六師不得其序則屬於用兵之將二者得其序而天下不治未之有也竊見陛下卽位以來求士如不及非惟若商王之立賢無方也又若文王之能官人也非惟若文王之能官人也又若虞舜之諸庶尹也故或取之於下僚或召之於數千里之外或見之於咫尺之間或得之於事功或進之於語言可謂盛矣然竊觀召對之臣非才行卓異之人或儕流推許之士不以進也何則所欲

用之重則進之也殊所將待之厚則遲之也異故也
如闕二府近薦登對者四人盛僑張堯夫李師德蔡
洙惟洙少有稱於儕伍他皆未之聞也稽之議論則
以爲未見可稱審之中外則以爲不知有善不知以
何薦之又不知以何而不用衆多疑惑未知所因向
者熙河出兵用內臣李憲爲熙秦虎道人皆以爲出
於聖斷二府不得已而從命及推原其因乃自二府
進擬夫中人之進自古人主有便於一已之指令遂
屈羣議而用之者有矣今二府乃自進擬固非所宜
夫登討之人欲以備不次之用而進無可稱述之人

宮寺之官本以充人主給使之職而乃以爲大臣之
所進擬臣慮庸庸之人汲引漸滿中外而人主動作
則左右小臣皆爲大臣窺察啟臣下表裏邪惡之漸
惟幸陛下考察之二百八十二元豐元年奏請開封二十
二邑皆立義倉二石而輸一斗二百八十八內侍李憲妻
王氏之母謂憲婢謀害王氏尹蔡延慶與憲有舊謂
王氏款辭有狀外不當治承禧與延慶爭辨累日至
論列上前延慶坐貶官他日上又謂曰向覽卿章甚
合理道凡有聞見不可以不在其位而遂唫嘿也魏公
集卷二百二年爲開封府推官三年改判官管勾使
九十九

院公事御前生活所須索羖羱羊毛長一尺一千斤牒送不借歷行人郭文德赴開封府行遣承禧言都城之內求一尺之羊毛此必無有深慮託御前生活之名追索所無之物市行畏懼因緣爲姦乞下三司選官一員相度奏覆下行不以無有之物苦民二百六十四累遷太常博士元豐官制行換承議郎出爲淮南計度轉運副使吏有建征利之言一切不用元豐七年卒於泗州之行司年五十承禧自少力學博記善說進對上前亹亹有緒故屢見稱獎與人交不爲炎涼後著有論語指歸十卷奏議十卷文集十五卷蘇頌

公集

郟亶字正夫太倉農家子自幼讀書識度不凡嘉祐中進士初授睦州團練推官知於潛縣未赴熙甯三年詔天下陳理財省費興利除害之策亶自廣東安撫司機宜文字爲書陳蘇州水利王安石善之五年授司農寺丞提舉興修兩浙水利民不爲便遂罷歸治所居之西水田曰大泗瀼者如所陳之說圩岸溝澮場圃俱用井田之制歲入甚厚圖狀以獻且以明前法非苟然者復爲司農寺簿遷丞預修本寺制式頒號完密除江東轉運判官元祐初入爲大府丞出

知溫州以比部郎中召未至卒黃志

姚勔字輝中越州山陰人嘉祐四年進士歷永康令重親猶在父母每以榮其親爲言勔乃請納祿以太子中允致仕過郊封父母父母請回官封祖父母特從之宴居邸園稱道不倦清節懿行聞于鄉黨樂城集端良不苟甘貧二十年元祐二年以公卿交薦落致仕除宗正丞改秘書丞易太常博士改太常丞四年奏言本朝大饗明堂祀昊天上帝仍設五帝之坐及五帝五官之神元豐三年始設上帝一位不稱昊天其餘五帝以下神位悉罷請將來宗祀神宗皇帝於

明堂以配上帝從祀之神如郊徧舉詔禮官審議六
年擢右正言奏御史中丞趙君錫雷同俯仰無所建
明既蔽泰觀才美後因屬官有言旋行陳首取舍翻
復貽笑多士數日又言臣伏見穎昌府所勘趙仁恕
公事已見情理欲結正之次只因仁恕父彦若奏論
稱本路監司挾情擴拾意謂其子無贓汚等事以爲
枉陷非辜朝廷從此下别路差官推勘其勘官孟易
因而覩望風旨將前勘大情出入以致録問官疏駁
自始降朝旨差官以至再勘凡經十餘月不能了絶
但只淹延時日一行干證人久在囚繫皆緣彦若奏

陳所致今來勘案丙趙仁恕委有贓盜不法等事顯是彥若專欲以私意苟免其子無忠正之心爲國家動搖吏議罔冒上聽使監司沮發摘之劾勘官起觀望之意稽留獄禁冀道典刑臣備位言司不敢緘默謹按翰林學士趙彥若身爲從官親侍經幄可謂天子近臣矣其子敢爲不法干犯國典蓋彥若素乖義訓以負陛下厚恩自合引咎杜門惶怖待罪而乃公然論奏移過監司且犯罪罷刑邦有常憲假使勘院屈抑迫其結正自許翻論豈得規免獄成僥求別鞫若下民皆許如此則訟豈不煩如使貴者獨然則何

以示天下今以彥若一言之訴逆至十餘月劾不回
太平公朝而彥若侵亂邦法合行黜責臣竊嘗聞仁
宗朝翰林學士張瓌與范鎮同判流內銓瓌有子因
鎖廳補考當用審狀移縣令而鎮令用例以隨身歷
子為證是時瓌雖不與然知而弗正輔臣皆曰瓌應
罰金勿劾仁宗曰不可瓌私其子不顧銓法特奪一
官降知亳州且鎮失取審狀瓌誠不與尚且奪官責
小郡蓋罪其懷情弗舉以倖其子也今彥若挾私罔
上其罪當黜非瓌之比伏乞聖斷重行責降以厭輿
論又言臣近曾上言乞責降趙彥若未蒙施行臣竊

以法者天下之公共非一人法也法尊則朝廷尊朝廷尊則羣下服故人臣不可以不敬法人臣而不敬法者必誅此百王不易典也今監司按吏是職也吏惡而監司不舉罪重而勘官不究則於朝廷之法何謂哉監司勘官者皆有朝廷之法在焉於彥若之子何有哉而彥若敢奪其成而請移之敢以聲勢動搖其獄而使出沒之如彥若者其不敬朝廷之法可謂甚矣彥若一移其獄紛紛至於半年不了天下獄事蓋當如此者乎推勘官出沒其情則無所加罪錄問官疏駮其失則無所是非由彥若故屈天下法彥若

之罪豈小也哉今誣人以不實者反本罪告上以不實者從徒坐而彥若誣監司挾情擿拾欺罔聖聰謂枉陷非辜彥若猶可以齒於人哉彥若者不敬朝廷之法不顧人臣之義但知愛子而不知愛君今不重懲臣恐佗日將有倣此者寖不可止陛下何以持至公之法而馭天下伏乞聖斷重行責降以戒後來彥若坐左轉尋改左正言奏趙君錫王鞏私欺公朝有壞綱紀又言李清臣除吏部尚書物議未允臣聞清臣曾任執政官昨在朝廷阿附時相隨邪用事無大臣之節清臣之命卒罷七年言先帝表章聖學用經

術取士誠欲以大道於變斯文然議者以爲師用一家之説習以成蔽不能貫通是以前日明詔復用詩賦此固陛下開廣育材之路求賢取士之深意也然臣竊見學者自復詩賦以來於今五六年頗有未能工者以臣衡論人材其已學者復之難或不至如此就詢其由良亦有説蓋今貢舉之法習詩賦者仍試經義既學者期於必得則務在兼通至有司責其俱優則兩難盡善何則業經者直求先王之道斷聖人之心至於詞賦雕鐫離析破碎主以聲病爲急二者不可得全猶責善視者必有聽也若用意散漫則兩

俱不精倘能偏長則必有一短又經義一科行之稍久壯歯以上所業已成一旦銷磨亦甚可惜而況通經辨道不猶愈於雕蟲又或聞將來經義舉人所取分數不多而詩賦兼經者又皆滅裂則是經義之名苟存而六藝之學寖廢也臣欲望朝廷並立詩賦經義各爲一科隨所試人多少均爲取士之格如此則永遠可行而學者專精一藝易見成就惟陛下裁擇又言劉摯朋黨不公又言禮部郎中葉祖洽貪鄙無狀不持廉節自淮南行替入京沿路商販祖洽坐斥知海州又言徐王府侍講魏廣浪游市廛熟諳邪徑

既無經行誼亦無經術廣尋改軍器少監除起居舍人遷起居郎尋兼權給事中詔呂惠卿光祿卿分司勳封還詞頭罷之八年言知興州孫賁知眞州日以筵會爲事暱近娼女聞親弟之喪匿而不舉責改知淮陽軍明年擢國子祭酒紹聖初言者論其阿附呂大防范純仁謫知信州竄序辰等論不已落職以奉議郎管勾洞霄宮四年再貶守水部員外郎分司南京衢州居住尋卒崇寧三年入黨籍後贈寶文閣待制勳以孝行著每省先墓素衣步出城門且行且貫涕至墓見者爲之感動（通鑑長編參會稽志宋大詔令紀事本末卷百一）

宋史翼卷二終

男樹韡校字

誥授榮祿大夫二品頂戴前分巡廣東南韶連兵備道調補高廉道署福建鹽法道加四級臣陸心源輯

列傳第三

趙彥若字元考青州人父師民宋史有傳彥若丙行修飾節操堅正（傳家集）博學強記沈酣書林（道鄉集）以父任爲將作監主簿嘉祐四年大理評事爲館閣編校書籍官熙寧初太常丞祕閣校理通判淄州獄有失火僞印者法當死彥若謂在律雜犯死罪親年九十

無兼養應上請與知州解賓王議異遂獨剡奏二人得貸死賓王詳彥若不過聽謫監單州酒稅四年召歸五年同知禮院時議復僖祖彥若謂歷代非初郎位復已祧之主者獨有開元故事因言太廟止有八室乞候有司議定祧後依唐制增爲九室之廟奉僖祖神主還居舊室不報彥若乞免同知禮院從之九年累官太常博士元豐二年爲祠部員外郎秘閣校理兼修百官公卿表改集賢校理兼知宗正丞奏言據仙源積慶圖克頌秦王廷美曾孫祀國公德存孫河東郡王承衍子在今爲三從外無服之親名銜不

當稱皇叔廷美十子各有封國子孫繁屬自存本統克須合稱紀國公孫謹按禮記曰君有合族之道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位也鄭氏注族人皆臣也不得以父兄子弟之親自戚於位謂齒列也所以尊君別嫌唐有司奏宗子皇字爲稱首從數爲序親誠非不戚君位之義儀禮從父昆弟則今同堂也從祖昆弟則今再從也族昆弟則今三從也三從內請依舊餘各以祖稱本封爲某王公子孫此則唐之皇親三從內於皇字下有從及再從及三從外則不書皇各以其祖先所封爲房冠於頭銜周小宗伯掌三族之別

以辨親疏漢宗正敘九族其制一也今宗室文書行於曹局銜位之上雖三從外亦無從數非所謂敘也親疏一概不異其文非所謂辨也臣以爲骨肉之恩固在敦睦然上下名分不得不正且有司之事豈可使天旨自親其文是乃臣之責任所當守職而論也伏願據宗藩慶緒錄悉正其名應同堂親於皇字下加從字再從三從親又加再三字三從之外各以其祖先所封郡國爲房分而系其世次不書皇字則親疏有別尊卑不顯又言禮院更定薦新於兩廟既徹方驗蒲盡老硬無復有白蓋議禮者但取茭之同類

以相代而不思蒲之過時不可食也臣竊考之於詩
韓侯秋見蔌用筍蒲皆是其菹非謂新物周禮醢人
掌加豆之實深蒲醓醢筍蒲魚醢祭祀供薦羞之豆
實賓客亦如之此則內之醢菜之菹賓祭內羞四時
不闕惟筍及蒲固所以待賓客其義明矣鄭氏注深
蒲云蒲始生水中者草木蟲魚疏云蒲周禮以爲菹
始生取其中心入地蒻及云菰蔣亦可用並言蒲始
生自不在秋故本草曰蒲四月采唐本注云蒲初春
生用白爲菹是也唐禮薦新多不限月筍蒲茭藕各
維其時今近地茭白特饒舊制參於秋薦卽菰蔣也

廣雅曰菰蔣其末雕胡說文作雕苽周禮食醫膳食之宜魚宜苽菱是其萌徐鍇歲時廣記所謂苽草爲茭者也雖亦春生至秋可食與蒲有異臣據詩言食鬱及薁烹葵及菽以同時言及則維筍及蒲亦自可知況當薦筍之辰正是食蒲之始伏請改從春獻用協天時從之又奏言昔漢之取人不限疎近而宗正有郡國歲計上籍之文劉向以宗室高才進對待詔唐宗正寺歲送進士二十八人李程李肱皆爲舉首今宗正寺侍祠之外專掌玉牒屬籍而不豫薦士竊恐臣之本職有所未稱謂宜具爲條統俾諸教官依國

子監外官學例爲課試法每遇秋賦許就宗正寺投狀鎖試別立人數頗示優異著爲格令賢戚並用紀綱四方何獨樸棫之稚乎凡天下事皆如權衡重於此則輕於彼矣宗室之間自有考校賢者獲升不肖者退抑分當裁損必無觖望夫親賢兼進布列中外以鎮安四海爲磐石之固與愚智混淆聚於一處徒殫祿廩而無所事者不可同曰語也尋爲國史院編修官四年奏進百官公卿表十卷宗室世系表三卷賜銀絹有差改朝散郎集賢校理同修起居注五年試中書舍人兩朝正史成賜彥若子遷一官呂公著

知定州彥若草制王安禮父名益嫌告用益字埊改數句彥若不從及權起居郎因對邇英閣奏之六年爲右諫議大夫言王事之本陰陽爲先月令孟春之月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兆民所以致驩聲而達陽氣是以王者游豫燕飲與衆人同樂爲天下自娛感召和氣之端贊化育而參天地也伏絲正月陛下嘗謁景靈宮臣比陪從至繼仁殿竊見聖情思慕猶如前時公卿侍臣無不惻楚伏維孝治之至大舜何以加臣敢過計豫言者以慶壽變除歲月漸遠而少陽用事生氣尙微若孝思發中或復感動慮於

時令有所未順雖上聖至德非可以常經格之然屈已從人亦明主之所不違欲望將來穆仁殿所陳服玩酌獻之初暫從隱蔽抑忍聖意奉承天時無虧孝慕之誠以順陽和之令又言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又曰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皆舉大體故陳平言宰相上佐天子理陰陽下遂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蓋據此以爲說也周禮太宰分職則詳是知三公之官不無吏事之責風聞去年官制初行有司議同職犯罪四等自是律文之正固當以時舉行而執政大臣不以爲

便乃引陳平之言自解而廢沮法律正文必若所云
宜知大體然前時執法奏大臣不置都簿大臣亦奏
御史臺不置都簿以報之近日執法奏大臣依刑部
申不用符召寺吏大臣亦奏執法前在禮部不用符
召寺吏以報之執法者既罪白而罰當矣臣獨疑大
臣不能以道德承聖化而專任小數校量必勝失大
臣體自謂得計而內不憂於職事外不畏於人言以
此爲調燮之功則似非天意以此爲輔佐之效則實
負聖明伏計寬仁未忍切責願垂戒敕俾知省愆庶
有恐懼之心可以助致和氣不報又言伏見尚書省

聽事寫周官篇此朝廷稽古命官之本也周官大旨在乎得人故曰不惟其官惟其人又曰官不必備惟其人今門下侍郎章惇尚書左丞王安禮並無行檢非周官之所謂惟其人也自居執政未聞有補而異黨復一人畏其彊僚屬覬望雖譴不悔權勢至此不宜處位請皆外補以肅具臣詔以彥若侵越降官試祕書監尋罷爲龍圖閣待制知亳州八年以司馬光薦召兼侍讀提舉萬壽觀元祐元年擢兵部侍郎二年充實錄院修撰三年與傅堯俞范百祿陸佃曾肇劉攽彭汝礪劉奉世盛僑翟思趙挺之王彭年上言

殿試宜復祖宗三題之法五年改禮部侍郎尋權刑部尚書兼侍讀改禮部尚書六年改朝請大夫翰林學士知制誥子仁恕爲陽翟令酷虐貪贓爲提刑鍾浚所發彥若上書言臣往爲諫官嘗劾王安禮浚實安禮黨恐挾此報怨願移獄改推御批依奏右正言姚勔御史賈易虞策安鼎論彥若庇子之惡譴人罔上彥若三上章請祠不允六年罷兼侍讀尋除寶文閣學士提舉萬壽觀言者猶未已除樞密直學士提舉萬壽觀任便居住有旨差兵級二十八送還青州並僱給所當船彥若不肯復留不以一毫干人稅客

丹飄然而去以范祖禹言詔與祖禹同修神宗實錄爲國史院修撰兼知院事七年十月除翰林侍讀學士與蘇軾呂希哲范祖禹豐稷顧臨吳安詩上言乞校正陸宣公奏議尋以翰林學士提舉兖州景龍宮紹聖元年以修神宗實錄美意良法輒敢隱沒得之傳聞微言譏刺者數十事責授安遠軍節度副使澧州安置尋卒崇寧元年入黨籍大觀二年出黨籍李燾通鑑長編參紀事本末長安志序宋史全文九朝編年諸臣奏議書錄解題

彥若爲司馬光上客未嘗有私謁步里客談無書不記世謂著腳書樓然性不矜伐而尤恭謹館中諸公論藥方有藥不知

所出或云問彥若必能記時彥若在下座對曰在幾卷幾葉第幾行附某藥下檢之果驗衆怪曰諸公紛紛而子獨不言何也彥若曰諸公不見問所以不敢言耳元豐間三韓使在四明倡和詩奏到其詩序有憪非白雪之詞輒效青唇之唱之句神宗問青唇事近臣皆不知因薦彥若對在某小說中然君臣間難言也容臣寫進本入上覽之止是夫婦酬答語因問大臣彥若何以不肯面對或曰彥若素純謹在君父前宜其恭謹如此上嘉歎曲洧舊聞

計用章字壽卿臨邛人以進士起家稍遷至祕書丞

時元昊叛范雍知延州辟用章爲通判用章請修城壘備器械乞朝廷加兵選將以圖討賊若不以爲意恐朝廷之憂關輔之禍非年歲可弭雍不以爲然及元昊以兵圍城將陷陳都監黃德和奔還雍召用章問以策用章曰用章屢獻言矣而公不用今惟有一死以報國爾然城中老幼無辜皆公陷之至此若令同爲血肉是公上負天子下負百姓雍怒拂衣而起至晚又召用章問計用章曰惟有死爾尙何言會其夜雪大作賊遂退雍捄用章陷百姓之言而誣以罪用章遂竄雷州其後范仲淹經略延州知用章以忠

獲罪奏雪于朝田況亦以爲言起監隨州酒稅明年
復故官用章後知龔州終都官員外郎東都事略范雍傳
謝景初字師厚錢塘人蔭爲太廟齋郎中進士甲科
遷大理評事知越州餘姚縣九遷至司封郎中歷通
判秀州汾州唐海成都府路提點刑獄爲怨者所誣
坐免復除職方員外郎以病求分司西京復屯田郎
中少奇俊七歲能屬文十三從師受禮通其義講解
無滯歐陽修梅堯臣見所爲文相顧而驚持以示留
守錢惟演歎曰眞奇童也十六遊京師赫然有聲羣
公共稱之朝廷始建北京景初作魏誥以獻士大夫

爭傳寫登科時朱祁較殿試尚以不得寘第一為恨餘姚瀕海民喜盜煑鹽利厚而法不能禁景初明立約束刑不加肅而民自戢鹽課羨於常歲又為塘岸以禦潮漲之患民得安居是時王安石宰明之鄞縣知樞密院韓縝宰杭之錢塘景初弟景溫宰越之會稽環吳越之境皆以此四邑為法處士孫侔為文以紀之浙東和糴之法官以錢與茶易民芻糧民既輸而有司虐下不畀其直民以為病景初在汾州上疏極言其弊至海州毀淫祠三百餘所熙寧初河北大水上疏言菑異之所致且緩郊禮大忤建議者蜀以

遠方凡大獄之疑者皆鈐轄司專決景初數上言此當奏讞于朝非臣下可專朝廷遂立以爲天下法屬縣尉佐有皆以入貲流外得官者不能爲政因奏請縣唯許注流外若入貲官一員初行苗役之法且擢屬邑宰爲之使而專其事景初上言遠人樂安靜願罷使勿遣及使至景初詰其爲人因裁抑其過當使者遂怨之誣以燕飲事執政入其言將置詔獄景初恥於對吏乃自引咎及坐免逍遙里中杜門讀書未嘗以譴謫爲戚築室郊外自號令是翁爲堂曰三疾曰我亦古之遺民也參知政事元絳與近臣十人薦

其罪于朝除知襄州景初既少有才名天下皆聞風企服而性剛直不與人俯仰遇事明銳勇於敢爲獎善嫉惡出於天資於書無所不該詳練本朝典故宋敏求最爲博洽每歎以爲弗如爲文簡重雄深出言落筆皆有章采若不經思而人莫可及尤喜爲詩梅堯臣爲酬唱之友晏殊杜祁范仲淹皆器待之元豐七年卒年六十五有文集五十卷（范忠宣集謝公墓誌）

劉誼字宜父晚號宜翁長興人（廣西金石略）治平四年進士（吳興志）元豐元年以前江山縣丞勾管廣南西路常平（石刻曾公嶺記）請罷買沈香帝詔輔臣曰劉誼論事有陸

贅之風謠劾罷轉運使張頡二年奏言邕州官舍民居悉以茅覆兼兵火之役邊城樓櫓未備乞集陶人燒瓦運宜州木版溪洞竹蓋公私屋宇庶絶火患從之又言廣西一路戸口纔二十餘萬蓋不過江淮一大郡而民出役錢至十九萬緡募役實用錢十四萬緡餘四萬緡謂之寬剩百姓貧乏非他路比上等之家不能當湖湘中下之戸而役錢之出概用稅錢稅錢既少又敷之田米田米不足復算於身丁廣西之民身之有丁也既稅以錢又算以米是一身已輸二稅殆前世弊法今既未能蠲除之而又敷以役錢甚

可憫也奈何州郡冗費不裁損一切與他路同乎勘會廣南東西路監司提舉司吏人一月請給上同於令錄下倍於攝官責之倉法不免時時貨取風聞迹露遂行首告甚不稱朝廷厚祿養廉之義謂當裁損以減雇錢庶以寬身丁田米之所出與夫下戸之役錢甚大利也從之通鑑長編三百十又言欽橫二州每年支移百姓米納于邕州太平諸寨廉州米納於欽州化州米納於雷州高州米納於容州類皆陸行近者十程遠者二十程於民不便三年提舉廣西常平進光祿丞權發遣提舉廣西常平先是南臺楊光富李其

族姓二十三州尚歸附獨光僭頗負固誼與湖南轉運使同往瓊管安撫未幾亦降石刻尋改提舉江南西路常平五年言閩道塗洶洶以賣鹽爲患望遣使體訪稍變其法以便民又上書云由唐至于五代暴政所興二廣則戶計一丁出錢數百輸米一石江東西許之釀酒則納麴錢與之食鹽則輸鹽米供軍須即有糓錢入倉庫則有藝錢正稅之外又有租錢宋有天下承平百年二廣之丁米不除江南榷酒而收麴錢民不得鹽而入米比五代爲加賦矣嘉祐中許商通茶乃立租錢茶租以稅爲本比國初又加賦矣雖

然民生不見兵革安于田畝而以財力奉公家未告病也而論者以爲無政事故財用不足陛下有憂之起王安石參大政未久而相之又以王安石所推引而任呂惠卿曾布李承之內則議令外則察訪舉天下之法而新之陛下日旰宵中以聽萬務自古好治之君至誠篤信排天下之議論而任安石未有如陛下者爲安石者以身當天下之怨以報陛下固亦鮮比當此時朝廷郡縣頗革因循之弊上下日以赴功而一切禁言新令之不便是以法度未備而已敝夫法已有弊智足以知之然則當更而不更者何哉是

大臣造法之過而羣臣不言之罪也伏思陛下所立新法本以爲民爲民有倍稱之息故與之貸錢爲民有破產之患故與之免役爲民無聯屬之任故教保伍爲民有積貨之不售故設市易皆良法也行之數年天下訟之法弊而民病色色有之其于役法尤甚臣請試言其甚者朝廷立一法使民出錢而害法者十臣請逐言之唐壞租庸調法而爲兩稅其後每稅錢千而增一二百是庸之外一取矣五代之麴鹽鞵發本朝皆入兩稅是庸之外兩取矣又出茶租是庸之外三取矣又出役錢是庸之外四取矣又出寬剩是

庸之外五取矣是謂不原賦稅本末輕重而出錢害
法一也陛下以鄉戶衙前破民家產故占籍而稅者
皆使出錢以助役此良法也然差役以版籍為宗版
籍以稅錢為宗避差科者或隱寄稅錢詭名以就下
等又稅之重輕不當田之肥瘠議法之臣未嘗講此
案天下不正之籍一切隨稅而出錢是謂不正天下
之籍而出錢害法二也五等之有差役一鄉不過十
人其次七八人在公者少而安居者多矣議法之臣
始曰助者取於官戶單丁女戶寺觀未嘗為役者出
錢以助重役爾既而變法不計貧富以稅錢為率而

取之謂之免役凡軍人代役則取其錢以還三司及貧民未嘗爲役則又取之何哉臣嘗爲廣西常平矣廣西凡爲稅錢一文者出錢七八或五六夫一年之間出錢五六若未病民也然以五六錢所出方夏秋農趨功時雨至官府公使麋費又且數倍古之養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今之貧民以五六錢奪其時甚可憐也故宜融之民逃入鬱峒廉州之民燔屋而逋亦可見矣是謂下戶出錢害法三也朝廷以吏爲貪墨考古庶人在官之制而與之重祿用河倉法決其賄獄可謂美意矣立法之初蓋當考事局之繁簡吏

案之輕重州縣之大小以差制祿可也不論大小輕重之別多者至七八千州縣常平兩案或至六千多者至八千本朝簿尉下縣或七八千今之吏乃數倍於此豈非庸錢太厚乎其他容有徒費者矣如前者既罷之帳司是也是謂庸錢太厚又有徒費害法四也夫庸錢既厚則取民不得不多兩浙之民富溢其等者爲無比戶多者七八百千其次五百千臣竊以舊法言之役之重者爲鄉戶衙前其次鹽秤子其次酒務使爲上戶者十年而一役費錢百萬則是年百千矣今上戶富者出八百千則是七倍昔日以一戶

計之十年之出已八百萬矣如此則民家之錢安得不窮天下財產安得不蹙而法爲利民是謂出錢太重害法五也法以役人有定數而年歲有豐凶故立寬剩以備歲與夫捕虎緩急之用此良法也然司農意規寬剩不立正法行之數年州縣寬剩刻納減放不及之錢貫已朽矣役錢中又出雜支寬剩此爲何名而取也是謂寬剩太多害法六也夫男耕女桑不給於買錢以輸公家其勢不得無困窮矣今不郵卒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水旱則將何以卹之乎陛下嘗試以近事觀之前日明堂赦書元豐元年以前賦

剩苗役逋負一切放免江西雖小所蠲除數百萬一路如此其他可知臣以謂賦稅者朝廷正利尺布斗粟何可不償今天下之民連年逋負惟幸蠲放一有饑饉仰給於縣官其故何耶蓋役錢雜色輸官已多雖樂歲無贏餘正稅所以不入也昔之人君蓋嘗變法矣然其君臣未嘗不相爲終始也昔者陛下以天下之法弊故革而新之則是變法者陛下也承意而立法者王安石也潤色討論之者呂惠卿曾布之徒也故重司農之權以須法文詔倉官以行法可謂有序矣然而造法之臣不原陛下惠民本意一切以利

爲本於是患失之徒爭言新法之便司農不問是否隨事立法法未成全而安石惡聞有隙曾布相繼罷去而新法一聽於司農主司農者大抵妄意朝廷志在財用希合而已大臣襲故事不敢復議利害畫而守之行之數年天下受其弊是謂法未成而立法之臣去朝廷害法七也然而上下相目而不言是羣臣持祿養交負陛下也而今日定法之臣又無一言救其弊徒頒條式以械淮浙役人椿留爲說責諸路依式成書移東就西減五增十固無毫髮有補朝廷所謂提舉倉官又不肯論列利害意者欲繼前軌趣成

書總天下方數見之空文叨天下之功以幸富貴是謂司農不察倉官不救弊害法八也夫二浙之法始於李承之其次沈括其次吳雍凡三遣使矣屢變法矣然民不知法之爲利而日益貧者徒知更出錢之法而未嘗減錢以利民也是謂減役人而樁留其錢害法九也自改法來變圓融爲和市有司不爲陛下惜乃輕爲價上督責則下疾驅爲縣令者乃一科買於民昔臣過淮南淮南之民科黃河夫夫錢十五千上戶有及六十夫者湖南買弩樁官估二十百姓實費二千戶有及二十條者近江西買䍐須納䙫官估

八百實費三千其他翎毛竹箭無不數倍夫縣官緩急資於民民出其餘助公上理固然也然民已出役錢又不免於科配是謂百色配買錢價傷民害法十也凡此數弊者不見於上而見於民民情壅於上聞甚可痛也傳曰知予之爲取政之寶也今有司但知取民甚無謂也然救今日之弊豈有難哉陛下鑒害法者悉更之民享大利矣伏維陛下察臣之言不在於私慕聽幸甚誼又言巡歷洪筠等州據百姓陳狀論訴州縣抑令置鋪置鹽已牒所屬施行臣竊詳蹇周輔元立鹽法以救淡食之民於今民間積鹽不售

以致怨嗟責既不行月錢欠負追呼刑責將滿江西其勢若此則安居之民轉爲盜賊其將奈何上批劉誼職在奉行法度既有所見自合公心陳露輒敢張皇上書惟舉一二偏僻不齊之事意欲槪壞大法眩公誕謾上惑朝廷外搖衆聽宜加顯斥以儆在外特勒停續通鑑長編三百二十四七年復宣德郎元豐中遊金陵以啟投王荆公令其再起更新法之不便於民者荆公答以啟略曰起於不得已蓋將有行老而無能爲云胡不止閩話六元祐元年孫升言江西湖南鹽法之害行於朱彥博陳偲民之殘害甚於水火獨誼上書極

言請復誼職尋改奉議郎差權發遣韶州三百七三十二年坐到任謝表怨望狂率勾管靈仙觀後二年知漢陽軍四百九從異人授出世世法遂隱三茅山自號三茅翁有詩云曾跨江西使者鞍舊言纔上便休官三茅得苧全清瘦頭髮髯鬌布襖寬東坡自嶠南以詩問道曰或有外丹已成可助成梨棗者不惜分惠又曰先生筆端有口足以形容難言之妙軾以眼中無翳必能洞曉不傳之意有文集三十卷奏議十卷今傳於世嘉泰吳興志

黃隱字光中初名降字從善治平四年登進士第四

人是歲族父君俞試開封第一黜于禮部隱上書乞以所得恩命補君俞官君俞遂得召試除撫州司戶隱知常州府無錫縣以最聞元豐五年入爲監察御史裏行時方尙王安石學神宗問隱學術何宗隱以司馬光對尋遷監察御史八年黃履言隱行誼端方文學該贍擢殿中侍御史言守右僕射中書侍郎韓縝不堪大用不報又言京西轉運副使沈希顏多求羨餘希冀進用非法聚斂一路受弊長編三百五十七又奏宋用臣挾持恣橫殘民損國乞罷市橋地課又奏福建產錢福州十二縣共八千餘貫泉漳興化十四縣

共六萬餘貫而福州緣王氏之舊每產錢一當餘州之十其科納以此爲率餘隨均定兩綱出役錢亦皆至五倍而其實減半焉昨王子京奏立鹽法不檢會前項別例遂于元額上增多寡相遠本緣子京之誤遂爲定額民間應辦已涉七年遠民之冤未易伸述乞賜體究改正又奏住福建路禁榷蠟茶又奏罷京東西兩路保馬司勾當官又奏宣昭使宋用臣偷盜官園蓮藕虧償物價累贓不少乞根究長編三百五十七至五十九尋遷國子司業取三經新義板火之力排王氏新說每見生員試卷引用輒斥其說出榜示衆安石死

諸生欲設齋致奠隱輒忿怒將繩以率斂之法爲劉摯上官均呂陶上章論劾元祐二年八月左遷鴻臚少卿右正言丁騭論其黨附程頤出知泉州尋改泗州元符初責授水部員外郎分司南京睦州居住二年詔以託附元祐非毀法度責授平江軍司馬南安軍安置五百九 崇寧元年再貶管勾靈仙觀入黨籍尋卒靖康初贈直龍圖閣與一子官通鑑長編八閩通志參萬姓統譜

朱紱字君貺福建仙遊人與同郡黃隱俱以詞賦名治平四年登進士甲科元祐二年以李常孫覺等薦除王宮大小學教授紹聖初章惇當國貶斥元

祐諸臣紱被旨召對首陳正心誠意知人安民之說遷諸王宮侍講四年再遷翊善元符元年改都官員外郎鄒浩以諫劉后事竄新州貧甚紱率親舊贐行事聞下臺鞫治以紱贐特厚追一官勒停徽宗即位起用藩邸舊臣累遷右諫議大夫給事中時范純禮劉安世呂希哲張舜民屏黜在外紱悉爲論列馬涓送吏部與入差遣紱謂涓臺官兼進士第一人無他過犯送吏部非崇重臺官之體紱在後省凡四閱月論駁無虛日政府遣人諭意紱不爲動會蔡王似府史以語言指斥送大理寺推治似上表待罪左司諫

江公望論救黜知淮陽軍紱論駁再三以忤旨出知壽州崇寧元年進寶文閣待制知成德軍兼眞定府路安撫使先是蔡京欲築木蘭陂渠以應讖詭言引水漑田請於朝及紹述說興紱遺書責京曰寒族居莆者爲築陂傾產雖爲莆亦爲公也自陂成以來公家父子兄弟布滿朝廷未必非鍾靈蘭水力宜建樹不朽爲梓里增光而公由開封歷承旨轉僕射皆爲美官諸所建明殊損威望令弟樞密公爲荆公名坦濡染學術乃中傷善類酷於章惇長公子少保君常蠱惑宸衷諸少公子侍郎君駙馬君侍讀君協謀相

濟天下之人盡皆切齒殆非所以報効國恩培植家
慶而赫濯地靈也近者太后還政新天子銳意太平
而僉黨倡紹述熙豐之議彼爲是議者豈眞毫髮爲
朝廷計哉特借是以固權位復恩怨爾自公秉政中
外屬望今乃持之益堅行之益力是知有私恩不知
有國恩知肆情得意取快一時不知基禍異日貽穢
靑史爲可畏也京怒嗾御史中丞石豫劾紱與王回
鄒浩合黨落職提舉杭州洞霄宮入元祐黨籍五年
以星變故除黨禁起知復州蔡京復相紱遂罷大觀
元年依舊落職贈少保通鑑長編楊仲良紀事本末陳桱通志

宋史翼卷三終

男樹藩彰校字